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王　錦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退迹

易小過曰飛鳥遺之音蓋處下安順之象也故賢者審進退之理見禍福之兆委跡世紛脱身羈網聊染指於五鼎遂追迹於冥鴻致命遂志高翔遠引宅卑守約含華匿曠至有徽命屢至恩禮彌渥固辭以疾不易其操

在上者亦無以屈焉斯固視遠以見幾克己而適道達大雅明哲之訓契仲尼用舍之説退處於密髙明令終者矣其或時遘太寧之運上有好賢之美乃復卷懐其道以見獨善亦異夫邦有道則榖之㫖焉

范蠡大夫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

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

漢張良高祖時封留侯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靜居行氣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上恒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隨之亦得仙俱去　乃學道欲輕舉道謂仙道高祖晏駕呂后德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聽食强聽其言而食也

陸賈惠帝時爲太中大夫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有口謂辯言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爲生産賈嘗乗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

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一子處）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爲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袁盎文帝時爲楚相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鬬雞走狗

汲黯武帝時爲右內史坐小法會赦免官於田園者數年

張摯字長公釋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司馬相如爲郎口吃而善著書嘗有消渇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疾閒居不慕官爵

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輙自免去

朱雲元帝時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御史中丞陳咸上疏數毀顯雲坐與交結減死爲城旦至成帝時

上書願賜斬馬劒斷佞臣張禹頭自是之後不復仕嘗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時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賔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竒士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我以爲吏乎宣不敢復言

後漢鄭敬光武時爲汝南掾與功曹郅惲俱去官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吕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

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於松子赤松子也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學問之道雖不從政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吾老耄矣安得從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憚於是告别而去

周黨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說文綃生絲也音消此字當作幧音此消反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閔仲叔代

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爲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旣而投劾而去復徵博士不至

何寵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

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取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𥡴竟爲侍中病免以書曉延岑護軍鄧仲況及仲況謀

主劉龔仲等遂降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遂卒于家

鄭興爲蓮勺令在今下邳縣東北以免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

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

王良爲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徵拜太中大夫

遷大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

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竒謀而取大

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

稱病光武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

王充會稽上虞人明帝時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章帝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

鄭均章帝時公車徵再遷爲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言賜以冠幘錢布

樂恢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

連辟之遂皆不應

韋豹安帝時數辟公府輙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待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

楊倫陳留東昏人初爲郡文學掾更歴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

弟子至千餘人安帝元初中郡禮請三府竝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至陽嘉中補恒山王傅病不之官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絶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王輔字公助平陸人學公羊傳援神契嘗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位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王厚學圖緯業安帝永初中爲中郎鄧太后問以圖緯

厚對不合免歸復習業犍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厚因稱疾求退帝許之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

崔瑗順帝時辟車騎將軍閻顯府顯誅被斥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幕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

斥遂以病固辭

薙章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

范冉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桓帝時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爲司隸校尉以嚴厲爲名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

延篤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前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於

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叔堅篤字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大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榮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巳之有軀也雖漸

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髮已來爲人臣不陷爲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愧曰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桓帝世爲大司農以罪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絶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

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得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懐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㣲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邵與

崔實桓帝時爲尚書實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

趙咨靈帝初爲博士會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氏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

任安廣漢綿竹人究極圖籍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别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

吳孫静堅之季弟也堅始舉事静糾合鄉曲及宗室五百人爲保鄣及堅破周昕等静有功表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静戀墳墓宗族不樂出身求留鎮守策從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

范平爲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後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悦

儒學及吳平晉太康中頻徵不起

晉任旭仕漢爲郎中固辭歸家桓帝永康初博求清節儁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

汜騰字無忌燉煌人惠帝時舉孝廉爲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杜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

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月餘而卒

華譚廣陵人爲元帝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薦于

寶范珧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王遠聽以聞才爲

務寮屬量身以審己爲分故陳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

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閭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

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

之績過在納言闇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之謀策年向七

十志力日衰素飡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

軍諮祭酒板不聽

左思爲祕書郎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思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

阮裕爲尚書郎成帝咸和初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

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瑯琊王師經年敦逼竝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竝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聘能私計故耳

王羲之為會稽内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

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以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屋東土與羲之同好後爲會稽内史去官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嘗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

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冐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遂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土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别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嘗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郗愔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絶穀修黄老之術後以疾去職築宅章安十許年間人事殆絶簡文帝輔政薦之徵為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内史

沈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謝安命為參軍甚相敬重警内足於財為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曰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

物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
積載以素業自娛
宋徐廣以武帝永初元年任祕書監詔以廣學優行謹
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
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
戀舊懷遠每興感慕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
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
厚

謝靈運爲永嘉太守稱疾去職其父祖竝葬始寧縣竝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别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娱有終焉之志

張茂度爲義興太守鮮職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内足於財自絶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

傅隆字伯祚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遊後

爲會稽征虜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王微瑯琊臨沂人年十六州舉秀才起家司徒祭酒轉
主簿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
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瑯
琊義興太守竝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
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
知忽騶騎見招蓽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
載籍天植何其易傾弟受海内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鶖

耳未知君何以自鮮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邕或有激
昂於天表必欲潛淵探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
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
西戎孤臣東都賤士上窮範馳之御下書詭遇之能魚
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
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劬勤通家疾病人塵穢
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盍罯乎書云任官惟賢才而
君擢士先瘝癈尩尩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近

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日見表裏無假長目飛耳也嘗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鮑叔必蒙管仲之知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羣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著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斆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挹提禮樂本不

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負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後世有玷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建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者易擢貪者易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騈豬鬼説於周季公孫辟毛髮之文莊生縱漭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䰟必靈咍於蒿里汝頵餘彦將拂衣而不朝浮華必開

風俗或從此而與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思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洽累紙本不營尚書苦瓜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如有諸甥亦何得頓絶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當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諼耳

王敬宏以侍中退居文帝元嘉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宏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絶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榮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内外英秀應選者多且版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歸

南齊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非所好也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

顧歡幼聰敏及長篤志好學年二十餘母亡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綱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幾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矣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

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賢是以窮谷愚夫敢露編管
謹删選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
言不以人微廢道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覽
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
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絶幽深無求榮勢自足雲霞不須
禄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劉巘在宋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以公事免太祖踐阼
召入華林園談語勅巘使數入而巘自非詔見未嘗到

宮門帝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惟保彭城丞耳帝又以瓛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帝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

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思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見免黜此皆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免勵於階級之次自見其襤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皆勸勵終不能自及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者

永瞻前良巳在何若又上下年尊一不顧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禄既習此歲久又齒張疾侵豈宜攝齊河間之德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絶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輳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

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閒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温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竝不拜

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瑯瑘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蕭惠基爲給事中其父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

朝廷稱爲善士

王秀之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嘗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願爲之到郡治舊山移置輜重

梁謝朏仕齊爲領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詔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

人事朏居郡每不治而嘗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
建武四年詔徵為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
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
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
南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朏蚤籍羽
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衢拂衣林
沚抱箕潁之餘芳甘顥顇而無悶撫事懐人載留欽想
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嘗出在

所

陶季直好學淡榮利起家仕齊桂陽王國常侍郎北中郎鎮西行祭軍竝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為游擊將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黄門侍郎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大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絶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陶宏景字通明齊高帝為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

武帝永明末脫朝冠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到洽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清警有孝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為吏部洽自南徐州西曹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亂深相拒絶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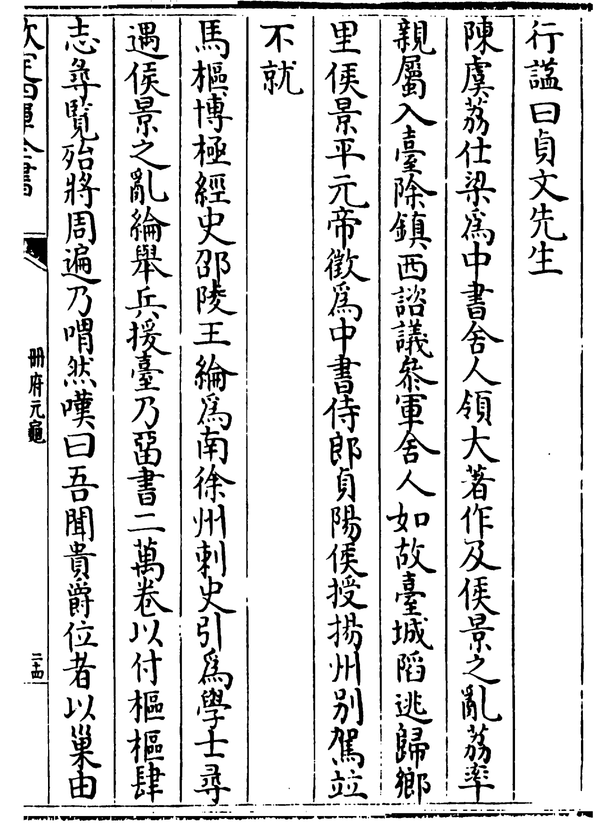
劉俊爲荆州尹曹叅軍以疾去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别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

劉慧斐起家安西城王法曹行叅軍嘗還都途經潯陽遊於廬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

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一園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

蕭眎素爲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惟静退少嗜欲好學能慎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性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别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


行謚曰貞文先生
陳虞荔仕梁爲中書舍人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
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
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别駕並
不就
馬樞博極經史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尋
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
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

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晉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姬文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之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文帝天嘉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竝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

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别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

虞寄仕梁起家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何如擢用寄聞之嘆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後除國

子博士頊之又表求觧職歸鄉里文帝復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别駕寄又以疾辭宣帝即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竝不就

阮卓除南海王諮議參軍以疾卒不之官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賔友以文酒自娯

後魏宋隱為尚書左丞領選屢以老病乞骸骨道武不許尋以母喪歸里及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隱于長樂之經縣數年

而卒

李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禄還私第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游里舍不入京師

裴安祖河東聞喜人弱冠州辟主簿後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栖息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

庾導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初仕梁武為右中

郎將助戍漢中及至雒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游積十餘歲殊無宦情孝明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東魏天平中卒於青州

袁行初仕南齊爲陰平太守以宣武景明二年歸國授直通郎初仕行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秉昌運幸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飡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尚若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

愚懷有願閒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
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蹤輕舉髣髴高
蹤誠希樂此沉痾全養禀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
雲咏歌至德荷衣蕙履裁營已整扶策納屣便陟山途
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痾中岳煉石嵩嶺栖
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
愧山容耳既志性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
盧叔仁初舉秀才爲員外郎以親老辭歸就養景明中

初徵入雒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時咸稱其高尚焉

王椿正始初爲中散坐事免官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孝明正光中元乂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

徐遵明華陰人講學於外二十餘年廣平王懷聞而徵

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明明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兖州有舊因徙居

崔光韶為廷尉卿孝莊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迍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絶

崔孝直為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雒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出帝太昌中又除衛尉軍光禄大夫

竝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沉孝直不答

北齊李璵初仕魏爲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齊受禪追璵兼前將軍導從於圜丘行禮璵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即絶朝請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暉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適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託疾

還私第宣武徵為侍中粥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

楊愔為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卲隱於嵩山

盧叔武爲賀拔勝荆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

祖鴻勲涿郡范陽人也爲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凡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鵰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浮煙共雲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特遊沓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

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坐莊老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褞褐出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已適矣豈必撫麈而游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鞶綉發議必在芳香兹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崐峯積玉光澤者前

毀瑶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令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覽老氏谷神之談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珮抽簪則吾於兹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掛巾垂枝携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别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隋櫃翥初爲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以翥爲從事非其好也尋謝病客遊三輔

李德林北齊天保末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

柳靖仕周爲河南廣德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靖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

辭優遊不仕閉門自守所樂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

王貞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畧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

唐馬嘉運貞觀初徵爲越王東閣祭酒頃之自免居于白鹿山四方授業者嘗數千百人

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召爲司議

郎不就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仍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時致珍膳給全祿終身

李守節穌州吳人也師事同郡張嘉會少習詩禮尤精史記年六十不求仕優游丘園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稍遷至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素雖恩遇過志意不易於衡泌之下旣辭闕庭便謝朝舊不言發期潛遁而去朝廷故友追送靡及莫不嗟嘆焉

權皐玄宗時為監察御史丁憂因家洪州浙西節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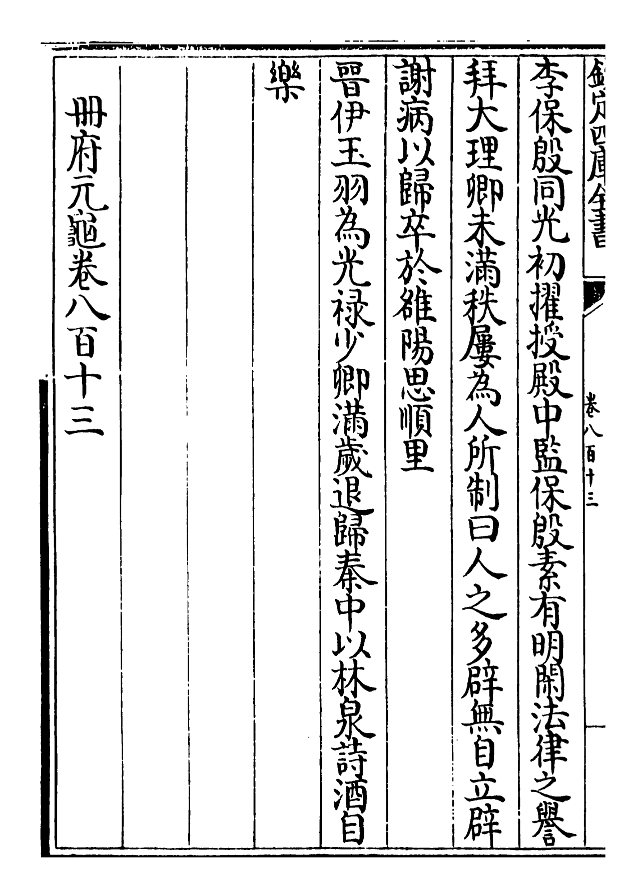
顔真卿表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此豈受賞之名耶李季卿為江淮黜陟使奏皐節行改著作郎不起

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代宗廣德大歷中轉運劉晏聯表薦述睿有顔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郎太常博士起居舍人司勲員外郎加史館修撰述睿唯再至朝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郄高卿為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元載所忌高卿遂以

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雒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司空圖為中書舍人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待愈再赴朝闕昭宗知其勇退從之其後除諫議戶部侍郎皆不起自號知非子時人高之竟善終於中條山後唐崔貽孫以監察昇朝歷清資美職及為省郎使于江南迴以槖裝營別墅於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亘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



李保殷同光初擢授殿中監保殷素有明閑法律之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屢為人所制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謝病以歸卒於雒陽思順里

晉伊玉羽為光禄少卿滿歲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三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讓

周禮大司徒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故先王之訓也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朝廷之位讓而就賊若太伯伯夷之倫仲尼曰可謂至德又曰古之賢人此其大者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也其餘官秩之命封

爵之拜或推之於賢者或移之於所親或堅辭不當或固與乃受皆可以崇廉耻之道激趨競之俗垂於方策爲之大訓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者斯之謂也

吳太伯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果立是爲王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鮑叔牙齊人也桓公使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寛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以操作事國秉者賞罰又繩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禮義

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椎）夫管子民之父母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陳完字敬仲陳公子也齊侯欲使爲卿辭曰羇旅之臣（羇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寛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離）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自誓）使爲工正

宋公子目夷宋桓公子也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

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子良鄭穆公庶子也公子宋（子公也）與子家（公子歸生也）弑靈公（靈公穆公子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也）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

趙衰晉大夫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

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公子臧曹宣公之子也宣公卒兄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討而執之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順命不拘常節）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句須魯施氏之家臣也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句須邑使為宰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

與忠良吉執大馬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肸之子公孫嬰齊也初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文子於晉晉人執之郤犫之妻聲伯外妹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郤犫欲與之邑弗受歸鮑國謂之曰子何以辭苦成叔之邑信讓耶抑知其不可耶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家欲任兩國無大德其不在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

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禄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吳季札吳子乘之子也乘卒長子諸樊立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

原季晉大夫文公使爲鄉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也偃狐偃也使狐偃爲鄉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

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出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韓獻子爲晉上卿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爲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也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

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即也景大也是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爲正正已心正曲爲直正人曲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士匄晉大夫襄公十三年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

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位皆在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

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張老晉大夫悼公使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志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疾於刑其學不廢先人之職不在卿位外內不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公子啟楚昭王兄也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子西結子期啟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君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

瘞殺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

公子郢衛靈公子也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子南子郢也僕御也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太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君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死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

齊淳于髡齊王欲以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

漢張良初以成信侯從漢王漢王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决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韋元成宣帝時為大河都尉今東平郡本為齊東郡後王國除入河郡玄成

兄宏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爲嗣故勑令自免恐其有罪見黜妨爲繼嗣故令以疾去官也宏懷謙不去官謂若欲代父爲侯故避謙不肯也以賢病篤宏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决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博士姓義名倩也共宗家賢之同族也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爲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以太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便利大小

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御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名聲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過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

(即案驗玄成事者)

門之下衡門謂横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巳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宏太山都尉

張延壽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别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後漢朱鮪為更始大司馬更始封為膠東王鮪辭曰臣

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

郭丹更始二年為諫議大夫更始敗歸鄉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嘆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丹事編署黄堂以為後法黄堂太守之廳事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也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凉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

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内有尊親
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
桓榮為議郎建武中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
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宏帝曰
俞往女諧
桓郁榮子也以父任為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
子汎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
王閎樂浪郡人為郡三老更始敗士人王調殺郡守劉

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功曹史楊邑等殺王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

杜詩為南陽太守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内恊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一猶曉也聖德威武二垂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觧甲櫜弓也夫勤而

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離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鷙鷙擊也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復謂優寬也比於宿衛則戎士自伯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

懐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候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衆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城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牧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禄位令功臣懐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

義不敢茍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
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
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建武二年爲議郎遷博士上疏
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
年竝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
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顔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
不可開口以爲人師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

重之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光武時爲中郎將詔以經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先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鴻父綝建武中爲河南太守以功封陵陽侯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

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甘自放棄遠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後同學鮑駿責以大義乃還就國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侯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荊鳳明

帝高其節下詔許焉後終於太傅録尚書事

劉愷字伯豫愷父般爲宗正封居巢侯卒愷當襲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絶愷國章帝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年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尚書言之詔特聽焉後爲太尉

李郃爲司徒時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陶範等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故郃功不顯明年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録陰謀之功封郃涉

都侯辭讓不受

徐衡父防封龎鄉侯卒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出就爵

郭賀太傅鎮之子也鎮封定頴侯及卒賀以長子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至廷尉

陳重子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顔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

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一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耿國年平侯況子也建武中為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爵少子霸固自陳讓詔許焉

桓焉為太常順帝為皇太子被廢焉與太僕來歷諫之不能得後順帝即位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

楊賜爲太尉免後桓帝得賜所上張角奏賜初爲司徒上言張角滋暴攻劫州縣簡别流民以孤其勢事留中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詔封臨晉侯邑千五百户賜與太尉劉寛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户邑於寛濟帝嘉歎復封寛及濟子

魏王脩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召爲主簿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知之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潔已歷世艱難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先爾于王廷其可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後為太常

蔡邕陳留外黄人也同郡申屠蟠有節行邕深重之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禀氣𤣥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

崔琰清河東武城人也初為武帝東曹掾記讓曰徵士

郍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寳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吳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張昭進之於大帝帝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横江將軍魯肅卒帝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畯喜畯前後固辭曰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帝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陳表字文奥武之庶子也爲偏將軍從擊合肥戰死後追録功臣封表兄修爲都亭侯修卒乃封表爲都亭侯以繼舊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大帝不許

晉荀崧爲尚書右僕射從弟馗早亡二息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嗣廢絶朝廷以崧近屬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議封與序論者稱焉

衛瓘爲征北大將軍以功封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

受命而亡子密受封爲亭侯𤅢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裴頠爲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其兄子憬爲白衣頠論述世勲賜爵高陽亭侯楊駿之誅也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該頠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頠後爲侍中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禄大夫每受一職未曾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

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

馮恢父爲宏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

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

顧衆吳郡吳人爲鄱陽太守王敦搆逆欲以爲吳興內

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事並不行

熊遠字孝文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

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

小也固請留縣

前燕陽騖仕慕容暐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
先代名臣猶以曷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
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暐優答不許
前秦王猛仕苻堅為冀州牧堅召猛為丞相猛至長安
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後為尚書令
轉司徒録尚書事猛辭以無功不拜其後數年復授司
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不才官
非則曠鄭氏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

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昂宰崇重忝路天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以一言致相匈奴哂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顧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

宋蔡景玄興宗子也興宗薨遺令薄葬奏還奉爵追贈

後授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勲亮帷幄錫珪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慊訢備彰存没廉槩素情有槩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爵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

孔顗會稽山陰人初爲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領南義

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
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顗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遊
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扑風撫
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文富猶尚
斯難況顗能薄質魯亦何容易顗聞居方辨物君人所
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顗雖不敏嘗服斯言
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
也伏願皇天明炤其心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

方所憂去矣又曰夫以記室之要且須通才敏思加性情倫ㄠ者顗學不綜實性又疏惰何可以屬之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所非濫顗少倫常簡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曾拙業之有地則曲成厚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

南齊吳達之義興人也少有義行爲鄉里所稱郡命爲

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爲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二年詔表門閭

褚賁淵之長子也建元初爲侍中淵卒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永明八年蓁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

梁陽公則爲中護軍寧都侯公則卒子𦖭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長子朓嗣朓固讓歷年乃受

後魏李承字伯業鎮國大將軍燉煌公寶之子也太武時為爵姑臧侯寶卒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論多之文成時為龍驤將軍滎陽太守卒

裴詢為散騎常侍時大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為之詢族叔晒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

封萬護父勑文為鎮西將軍賜爵天水公獻文天安元年五月卒萬護以長子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王肅爲輔國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

崔光韶初除奉朝請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武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

崔光爲侍中領著作與李彪共撰國書光以彪意在專

功表鮮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其子勵除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

路侍慶陽平清淵人有幹用與廣平宋飜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侍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

盧同爲撫軍將軍兄綉少多大言嘗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啟求迴身二階以加琇遂除征安州刺史論者稱之

竇瑗字世珍遼西絍陽人也爲爾朱榮北道大行臺左
丞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後
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
兄叔珍詔聽以新書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
守

李謐相州刺史晏世之少子好學博通諸經以公子徵
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

盧道將字祖應祕書監淵之長子淵卒襲父爵固安伯

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弟清河國王常侍韓子熙讓弟仲穆魯陽男之例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後爲燕郡太守司徒司馬

韓子熙麒麟之子爲清河王懌郎中令初麒麟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讓弟仲穆

北齊叚韶爲武衛將軍封下雒縣男後以恩賜父榮姑

臧縣侯其下雒縣男啟讓繼母弟寧安文宣受禪別封霸城縣侯韶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

司馬子如為太尉兄子膺之自尚書郎歷中書黃門郎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授膺之

封隆之為儀同三司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

李元忠為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

後周楊寛事魏爲華州別駕孝莊反正拜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孝武末請以澄城縣伯讓兄穆詔許之

陸通吳郡人也父政爲文帝行臺左丞原州長史封爵中都縣伯通以軍功又別封都昌伯及政卒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弟逞襲之

隋乞伏慧馬邑鮮卑人也爲大將軍豫平尉遲迥功進位柱國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二千戶賚物二千二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

楊文思父寛開皇初為左光禄大夫封正平郡公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唐徐世勣父盖為上柱國舒國公詔宜封濟陰郡王食邑五千戸盖後竟辭王爵許之

劉審禮刑部尚書彭城郡公德威之子貞觀中為左驍衛郎將丁父憂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

許誠惑當襲爵讓弟誠言誠言固辭竟封誠惑制曰鴻臚少卿許誠惑門襲建侯地應立長而業存友愛嘗推邑以

成名弟且能賢復讓封於義嗣是彰德舉足附前徽宜取正於承家俾有明於合禮可封鹽山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

泉獻誠高麗人也則天天授元年遷左衛大將軍時内出金銀寶物令宰相於南北衙文武官内擇能射者五人共賭之内史張光輔先讓獻誠為第一獻誠復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咄摩之摩之又讓獻誠既而獻誠奏曰陛下令簡能射五人所得者多非漢官也臣恐自此

後無漢官功射之名伏望停寢此射則天嘉而從之

孔戢字方舉父岑著作郎屬季父巢父死難德宗憫悼加等俾與子姪一人官因授戢修武尉戢以長兄未仕固乞迴授後終京兆尹

梁張佶不知何郡人也唐乾寧初劉建峯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討之朞歲未尅而建峯爲部下所殺軍亂隣寇且至是時佶爲行軍司馬屬潭人謀帥曰張行軍即所奉也佶不得已而視事旬日之間威聲大

振冦亦鮮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况明庭重藩非其人不可因以牘召殷殷亦不疑禀命而至佶受拜謁禮畢命升階讓殷爲帥佶即趨下率衆抃賀乃自請率師代殷攻邵州下之復爲行軍司馬埀二十年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四